

世界大學大綱

②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世界文學大綱

# 目次

第十四章	中世紀的中國詩人(下).....	三九
第十五章	中世紀的波斯詩人.....	七九
第十六章	中世紀的印度與阿剌伯.....	九三
第十七章	中國戲曲的第一期.....	一四一
第十八章	中國小說的第一期.....	一七一
第十九章	中世紀的日本文學.....	一九一
第二十章	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學.....	二二一
第二十一章	十七世紀的英國文學.....	二三五
第二十二章	十七世紀的法國文學.....	二四九
第二十三章	中國小說的第二期.....	二七一
第二十四章	中國戲曲的第二期.....	三一
第二十五章	十八世紀的英國文學.....	三四五
第二十六章	十八世紀的法國文學.....	三五九
第二十七章	十八世紀的德國文學.....	三七七
第二十八章	十八世紀的南歐與北歐.....	三八九
第二十九章	十八世紀的中國文學.....	
大事年表		

第十四章 中世紀的中國詩人（下）

五七言的古律詩，經濟至唐的大盛時代，許多作者對之便有些厭倦了。在這種陳舊的詩式裏，他們覺得很難完全表白出他們的情思而使它異常的動人，於是他們便開闢了另一條新路，這條新路便是所謂「詞」的一種新詩體了。這種新詩體，它的導源遠在蕭衍（公元第五世紀之後半至第六世紀之前半）時，衍的江南弄：「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曜彩垂輕陰。連手躑躅舞春心。舞春心，臨歲映。中人望，獨踟躕，」學者們已推之爲「詞」的先驅了。到了公元第七世紀的後半期，李景伯、沈佺期等人作回波樂；相傳大詩人李白亦作桂殿秋、清平調、菩薩蠻、憶秦娥等新調，「詞」的文體才漸漸的形成。如菩薩蠻：「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及憶秦娥：「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都是「絕妙好詞」。假如不是白作，亦必爲一很偉大的詩人所作。此後，這種新詩體便經常有人試作。然而所作始終不多，且亦不甚重要，因而並未能立即引起很大的影響。到了唐之末年，即公元第九世紀後半期，「詞」才盛行起來。至五代時（第十世紀），差不多要佔據了五七言古律詩的地位了。當時的重要詩人，除了羅隱、司空圖、杜荀鶴等老詩人外，其餘的人，都甚致力於這種新詩體。在上者如李暉（唐昭宗）、李存勗、後唐莊宗）、王衍（蜀主）、孟昶（後蜀主）等亦善於寫詞，至於南唐二主，李璟（嗣主）、李煜（後

主），可算是偉大的詞人了。他們的作品，都高於當時的一切詞人。前於他們的就有溫庭筠；在他們治下的詞人有：韓偓、皇甫松、韋莊、牛嶠、毛文錫、和凝、牛希濟、薛昭蘊、顧夔、鹿虔扈、魏承班、李珣、歐陽炯、閻選、孫光憲、張泌、馮延巳等。他們大都不善於作五七言的舊體詩，有的簡直連一首這類的舊體詩也不會遺留到後世來。試以李煜爲例：他的舊體詩渡中江望石城泣下：「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台殿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歸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閑坐細思量」，較他的詞浪淘沙：「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暮凭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任何人都知道其間相差很遠。這兩首詞的淒惻惓戀的情感原是一樣的，但因渡中江望石城泣下穿了舊的詩衣，便不覺得有什麼動人處；浪淘沙用了新詩體，便覺得深情淒楚，感人至深，這正是他善於以新體詩，不善於以舊體詩來表達他的婉曲悲切的內情的明證。其餘的詩人，至少有一部分是與他的情形相同的。

## 二

李暉（唐昭宗）生於公元八六七年，是唐懿宗第七子，公元八八九年即皇帝位。這時，朱全忠勢力方盛，暉雖爲天下主，實則在全忠的旗影下度過他的忍辱偷生的生活而已。至公元九〇四年，他就被全忠所殺。他善作詞，如巫山一段雲：「蝶舞黎園雪，鶯啼柳帶煙。小池殘日豔陽天，芋蘿山又山。青

鳥不來愁絕，忍看鶯鷺雙結。春風一等少年心，閑情恨不禁，「似是他未經憂難時所作；至如岑巽：「登樓遙望秦宮殿，茫茫只見雙飛燕。渭水一條流，千山與萬岳。遠煙籠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便是他度困苦生活時的作品。

李存勖（後唐莊宗）生於公元八八五年。他的祖先本爲西突厥人，唐懿宗時賜姓李氏。公元九二三年，起兵滅梁，卽皇帝位。他精曉音律，與伶人曠遊。在位四年，於公元九二六年，爲他們所殺。他的詞，如夢令：「曾宴桃源深洞，一曲清歌舞鳳。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煙重」之類，深情妮婉，使人渾不記得這是一個入籍於中國不久的西突厥的武人所作的。

蜀主王衍及後蜀主孟昶，自作的詞不多。然當時中原大亂，文士不渡江，而去投靠南唐，卽西至蜀而歸於王氏及繼其後的孟氏。所以當時西蜀的文學，稱爲極盛。

南唐嗣主李璟，字伯玉，生於公元九一六年，而於公元九六一年卒。他的詞留傳下來的僅三首，然「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及「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攤破浣溪沙二首中語）等句，很得後人稱讚的，自足爲當時詞人的領袖而無愧。

南唐後主李煜，字重光，璟之子，生於公元九三六年。他比父親更有天才，善屬文，工書畫，妙於音律。曾著有雜說百篇，時人認爲可以承繼曹丕的典論，又有集十卷，都失傳了。留傳至今的僅有詩詞五十餘首。但僅此數十首詩詞，已足使他成爲一個不朽的大詩人。宋興師滅南唐，煜投降，被迫遷住到宋都。終日愁苦，以眼淚洗面。宋太宗甚忌之，公元九七七年，他遂爲其所殺。他的詞可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在江南的歡樂繁華的生活中作品，第二部分是降宋後的悲苦寂寞生活中的作品。第

一部分的作品可用他的浣溪沙爲代表：「紅日已高三丈透，金盞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數。佳人舞點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蘂嗅，別殿遙聞簫鼓奏」這是他的「慢臉笑盈盈，相看無限情，」「歸時休放燭花紅，待颺馬蹄清夜月」的時代作品，這是他黃金時代的生活的反映；然而他的天才那時還未達成熟，在詞中還未具深摯的情緒。直到他的生活的第二期，就是囚禁的悲苦時代，他的作品才如在秋光中的萃菓林，靜躺在夕陽中的黃金色的熟稻田一般，無人不驚詫他的美艷和他的豐實的內容。我們試讀他的憶江南：「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擣練子：「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無奈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以及相見歡：「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翦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等等，沒有一首不使人懷然而表深切的同情的。無疑的，當時的最大詩人之號，除了他外實無別人足以當之了。

前於李暉而在公元第九世紀的前半出現的大詩人有溫庭筠。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太原人；與李義山齊名，時稱「溫李」，上面一章已經談過他。這裏專談他的詞。他的詞才思豔麗，韻格清新，且所作甚多，可算爲最初的一個大「詞」家。如憶江南：「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及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顚雪。嬾起畫娥眉，弄妝梳洗遲。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鸂鶒」之類，可爲他的代表作。他的這種作品都是詞意婉靡而別有一種特殊的情調，所說的都不過是兒女的柔情與離愁別緒之類，自然不如李煜那樣偉大。然而他對於後來一般作詞者的影響卻很大的。又有韓偓，叟後於溫庭筠，嘗左右李暉，很得到他的



信任，卒被朱全忠的猜忌而出官於閩。他的詞的情調，亦甚類似庭筠。又有皇甫松，約與偓同時，亦甚有詞名。

至五代時，即公元第十世紀初葉，向爲詩人集中地的中原，因頻頻變亂，詩壇也呈現了冷落的狀態，老詩人羅隱等，都四散避地於兵戈未及的區域。新體詩的大作家韋莊及牛嶠因亦遷居至蜀，開蜀中詩壇的隆盛先聲。韋莊字端己，杜陵人，於公元八九四年（即唐昭宗乾寧元年）得進士。授校書郎，轉補闕。李詢爲兩川宣諭和協使，辟他做判官。他因爲中原兵亂便去依王建，建辟爲掌書記。後建立國，以他爲平章事。但他亦未嘗沒有故鄉的思念，在他的菩薩蠻之一：「洛陽城裏春光好，洛陽才子他鄉老。柳暗魏王堤，此時心轉迷。桃花春水漲，水上鴛鴦浴。凝恨對殘暉，憶君君不知。」裏可見。他的詞，好的很多；女冠子二首：「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別君時。忍淚佯低面，含羞窄斂眉。不知魂已斷，空有夢相隨。除卻天邊月，沒人知。」（其一）「昨夜夜半，枕上分明夢見，語多時。依舊桃花面，頻低柳葉眉。半羞還半喜，欲去又依依。覺來知是夢，不勝悲。」（其二）明白如話，而蘊情至深，是詞壇裏不易多得的好作品。

牛嶠字松卿，一字延峯，隴西人。公元八七八年（即唐懿宗乾符五年）第進士，歷官尚書郎。王建鎮蜀，以他爲判官。及建立國，嶠爲給事中。他的詞也不脫當時一切詞家所喜用婉靡的情意與豔麗的詞句的習慣，可是定西蕃一詞：「紫塞月明千里，金甲冷，戍樓寒，夢長安。鄉思望中天濶，漏殘星亦殘。畫角數聲嗚咽，雪漫漫。」的情調較爲特殊。

當時，留居於中原的詩人，自不能說沒有，但都是不大著名的。善於作新體的「詞」的人，不過和

擬一人罷了。和凝字成績，郿州須昌人，生於公元八九八年，公元九五五年卒。後唐天成中爲翰林學士，知貢舉。入晉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入漢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周初，仍然是太子太傅。他所作詩文甚豐富，有集百卷，自篆於版，模印數百帙，分贈給別人。詞集而自己印行的，似以凝爲第一個人。他的詞亦甚豔麗，如薄命女：「天欲曉，宮漏穿花聲繚繞。窻裏星光少。冷露寒侵帳額，殘月光沉樹杪。夢斷錦幃空悄悄，彊起愁眉小。」可爲一例。

蜀中文學，此時極盛，詞家最多。中原詩壇，好像已搬遷到那邊去。當時詞家著名的有毛文錫、牛希濟、薛昭蘊、顧夔、鹿虔扈、魏承班、尹鶚、毛熙震、李珣、歐陽炯、閻選等。毛文錫，字平珪，事蜀爲翰林學士，後歷文思殿大學士，司徒。他的詞可以醉花間：「休相問，怕相問，相問還添恨。春水滿塘生，鵝鷓還相趁。昨夜雨霏霏，臨明寒一陣。偏憶戍樓人，久絕邊庭信。」及紗幮恨：「新春燕子還來至，一雙飛。疊巢泥濕，時時墜流人衣。後園裏看百花發，香風拂繡戶金扉，月照紗幮恨依依。」爲代表。牛希濟爲嶠兒子，仕蜀爲御史中丞，降於後唐。爲雍州節度副使。他的詞可以生查子：「春山煙欲收，天澹星稀小。殘月臉邊明，別淚臨清曉。語已多，情未了，回首猶重道。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爲代表。薛昭蘊爲蜀侍郎；顧夔初爲蜀茂州刺史，後官至太尉；鹿虔扈爲蜀永泰軍節度使，加太保；魏承班爲蜀太尉；尹鶚爲蜀參鄉；毛熙震爲蜀秘書監；李珣字德潤，梓州人，有瓊瑤集。歐陽炯，蓋州華陽人，爲蜀門下侍郎平章事；閻選爲後蜀時的處士。他們都是可歸在一派之內的，他們的詞意都是靡麗而婉微的。寫天然景色的美妙如畫，是他們的特長；他們的短處就在情調太相同了，不易使人分別出作者的個性來。如「恨身祇不作車塵，萬里得隨君，」（歐陽炯的巫山一段雲），如「秋雨連絲

聲，散敗荷叢裏。那堪深夜聽，酒初醒，」（李珣的酒泉子）如「弱柳萬條垂翠帶，殘紅滿地碎香鈿，蕙風飄蕩散輕煙，」（毛熙震的浣溪紗）如「煙月不知人事改，夜闌還照深宮。」（鹿虔扈的臨江仙）這一類的文句，俱能細膩的婉曲表達出自己的深摯的情緒，描出無人會畫描過的景色，自然是他們的不朽之處。

又有孫光憲，亦可附於這一派；他字孟文，陵州人，爲荆南高從誨書記，歷檢校秘書兼御史大夫。當時，他的詞極有名，可以漁歌子之「泛流螢，明又滅，夜涼水冷東灣闊。風浩浩，笛寥寥，萬頃金波重疊」數句爲代表。

南唐文學的興盛，在當時亦不下於西蜀。二主詞華照耀，有如旭日之麗天，當時誰沒有可之比擬。他的臣下更有張泌、馮延巳等，也是詞壇的傑出的將星。張泌（一作泌）字子澄，淮南人，仕南唐爲句容縣尉，後官至內史舍人。他的詞亦爲情思靡麗而描寫婉膩之作；如南歌子：「柳色遮樓暗，桐花落砌香。畫堂閑處遠風涼，高卷水精簾額襯斜陽，」及江城子：「浣花溪上見卿卿，臉波秋水明，黛眉輕。綠雲高綰，金簇小蜻蜓。好事問他來得麼？和笑道，莫多情，」可以爲例。

這時有叫趙崇祚的，曾經選自溫庭筠以下至張泌各人的作品，集編成花間集十卷。這一派婉膩靡麗的新體詩作家的重要作品差不多都已收在這部書裏面了。所以我們或可稱他們爲「花間派」。惟有馮延巳的作品，仍與這一派相近，但不見被收錄進去，不知是什麼原故。

馮延巳一名延嗣，字正中，廣陵人，初在南唐爲翰林學士，後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有陽春集一卷。他的詞以謁金門：「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閑引鴛鴦芳徑裏，手按紅杏藥。鬪鴨闌干獨倚，碧玉

搔頭斜墮。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鵲喜」最爲人所稱道，但如蝶戀花中的幾句：「窗外寒雞天欲曙，香印成灰，坐起渾無緒。庭際高梧凝宿霧，卷簾雙鷓驚飛去。」及憶江南：「去歲迎春樓上月，正是西窗夜涼時節，玉人貪睡墮釵雲，粉消妝薄見天真。人非風月長依舊。破鏡塵箏，一夢經年瘦。今宵簾幕颯花陰，空餘枕淚獨傷心」等，也是不弱於謁金門之作哩。

### 三

趙匡胤奪了周祚（公元九六〇年），先後削平各國，中國復成了統一的局面。此後各方文士便復集中於京師。新體詩的作者日漸增多。自大臣至武士，無不能作詞的；公私席會的樂歌是詞，優妓所學的歌唱也是詞；歷三四世紀而不衰；其盛況甚似前數世紀流行的五七言詩。

在這時代的老詞人，有歐陽炯等人。但這時代中的重要詩人，至後來數十年才有出現。最初出現的是晏殊；殊字同叔，臨川人，生於公元九九一年，卒於公元一〇五五年。康定間（公元一〇四〇年）拜集賢殿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卒諡元獻，有珠玉詞一卷。晁无咎言：「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閑雅。」劉貢父謂殊尤其喜愛馮延巳的歌詞，他自己的作品亦不少於延巳。這可能是最初的宋代大詞人，自不免多少受到一些前代的影響，也許如劉貢父所說，他所受影響以馮延巳爲最深。然而以他的詞與延巳比較，他的色彩及情調卻又完全不相同。如他的清平樂：「紅牋小字，說盡平生意。鴻鴈在

雲魚在水，惆悵此情難寄。斜陽獨倚西樓，遙山恰對簾鉤。人面不知何處，綠波依舊東流。」延己的詞決無此闕易。與他略同時的詞家，重要的有范仲淹及宋祁二人。范仲淹字希文，吳縣人，生於公元九八九年，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公元一〇五二年卒。他的詞不多，然如御街行：「紛紛墜葉飄香砌，夜寂靜，寒聲碎。眞珠簾捲玉樓空，天澹銀河垂地。年年今夜，月華如練，長是人千里。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殘燈明滅枕頭欹，語盡孤眠滋味。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等，深情婉曲，可以說是不可朽的名作。宋祁字子京，安州安陸人，生於公元九九八年，卒於公元一〇六二年，官翰林學士承旨。他的玉樓春：「東城漸覺風光好，穀縹波紋迎客棹。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爲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盛傳於當時，他因此被大詞人張先稱爲「紅杏枝頭春意鬧尙書」。

略後於晏殊的，有大作家歐陽修、柳永、張先相繼而出。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生於公元一〇〇七年，卒於公元一〇七二年。官樞密副使，參政知事，後以太子少師致仕，著有六一詞。他在當時，以提倡古文得名。他雖在古文裏表現出嚴肅的孔教徒的護道的臉孔，而在他的詞中，卻完全把他的潛在的熱烈的詩人真面目表現出來了。有的人常把他的許多極好的作品，雜入花間集或馮延巳的陽春集中，以爲不是他所作的，使他完成他的嚴肅冷酷的護道者的面目。但這種手段也的確是無謂的。在許多公認是他的作品的六一詞中，他那副天真的詩人的真面目依然是完全的顯現出來，如采桑子：「輕舟短棹西湖好，綠水逶迤。芳草長堤，隱隱笙歌處處隨。無風水面琉璃滑，不覺船移。微動漣漪，驚起沙禽掠岸飛。」如踏莎行：「候館梅殘，溪橋柳細，草薰風暖搖征轡。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寸寸柔

揚，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欄倚。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如蝶戀花：「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幙無重數。玉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台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此集或入陽春詞，李清照稱是六一詞。）如臨江仙：「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干倚處，待得月華生。燕子飛來窺畫棟，玉鈎垂下簾旌。涼波不動簾紋平，水精雙枕，旁有墮釵橫。」無一不表現一個浪漫的善感的詩人——歐陽修來。誰還記得他是一個以護道自命的大古文家呢！

張先字子野，吳興人，生於公元九九〇年，爲都官郎中，有安陸詞。他享壽很長，至公元一〇七八年始卒。他的詞甚有聲於當時，宋祁曾往見他，一將命者道：「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就因爲他的天仙子：「水調數聲持酒聽，午睡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鏡，傷風景，往事悠悠空記省。沙上並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重重簾幙密遮鏡。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

柳永在當時，詞名較歐陽修及張先盛名。時人曾說：「有井水飲處無不知歌柳詞者。」其流傳之廣，大約可與唐之元白的詩相類了。柳詞之所以能有這麼多讀者歌者，完全在於他的詞脫下了花間派的衣衫，而自創一格，能勇於運用白話與淺顯的文字。這一點是他的最大特色。他初名三變，字耆卿，崇安人。公元一〇三四年（即景祐元年）第進士，官至屯田員外郎，有樂章集三卷。他的另一特色，在於善作長詞；在他之前，詞家大都善於小令（短），而不善於慢詞（長），自他起來後，慢詞才通行於一時。如他的晝夜樂：「洞房記得初相遇，便只合長相聚。何期小會幽歡，變作別離情緒！况值闌珊

春色暮，對滿目亂花狂絮，直恐好風光，盡隨伊歸去。一場寂寞憑誰訴？算前言總輕負。早知恁地難拚，悔不當初留住。其奈風流端正外，更別有繫人心處。一日不思量，也攢眉千度。及鷓鴣天：「閒臆漏永月冷，霜華墮悄悄下，簾幙殘燈火，再三往事，離魂亂，愁腸鎖，無語沉吟坐。好天好景，未省展眉則箇。從前早是多成破，何況經歲月相拋擲。假使重相見，還得似當初麼？悔恨無計，那迢迢良夜，自家只恁摧挫，」都是能婉曲的在長的詞句裏，細細的表達出一種深摯的情緒，且用了「恁地」「則箇」「也」「麼」的口語入詞，使它更容易爲當時的人領悟。他的詞流行的廣遠，豈是偶然的！典雅派、正統派的批評家雖常在譏誚他，然而所謂正統派的詞人那一個可比得上他的偉大呢！

與他們同時的作家有晏幾道、王安石。晏幾道是殊的幼子，字叔原，曾監穎昌許田鎮，有小山詞，黃庭堅曾批評道：「叔原樂府，寓以詩人句法，精壯頓挫，能動搖人心。」他的臨江仙：「夢後樓台高鎖，酒醒簾幕低垂，去年春恨卻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記得小蘋初見，兩重心字羅衣，琵琶絃上說相思。當時明月在，曾照綵雲歸」可爲他的代表作。王安石字介甫，臨川，生於公元一〇二一年。神宗時，同中書下平章事，封舒國公，加司空。想以變法圖強，但受守舊者最强烈的攻擊與譏誚。公元一〇八六年卒，有詞一卷。他的詞可以清平樂：「雲垂平野，掩映竹籬茅舍，闌寂幽居實瀟灑，是處綠嬌紅冶。丈夫運用堂堂，且莫五角六張。若有一卮芳酒，逍遙自在無妨」爲代表。

略後於他們的作家有大天才的蘇軾。軾以散文、以舊體詩盛名於當代，而他的詞也給同時代人以重大影響。軾字子瞻，眉山人，生於公元一〇三六年。初官朝林舉士，紹聖初（公元一〇九四年），安置惠州，徙昌化，公元一一〇一年卒於常州。軾的詞，人多說他不諧音律；晁无咎就說他：「橫放傑出，

自是曲子內縛不住者。」陸游謂：「東坡詞歌之，曲終覺大風海雨逼人。」陳師道說軾是：「以詩爲詞，」但如他的赤壁懷古（念奴嬌）：「大江東去，浪聲沈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係吳赤壁。亂石崩雲，驚濤掠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是，笑我生華髮。人間如寄，一尊還酹江月，」以及「荷簷過山前，曰：『有心也說此賢』」（醉翁操）等句，完全像在做論文一樣。這可算是引古文以入詞，與柳永的引口語入詞，正成一絕妙的對照。這種粗豪恣放之作，後來辛棄疾的一派受他的影響最深。吹劍續錄曾記一段笑話。「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比柳耆卿何如？』對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按紅牙拍，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綽板唱大江東去。』」此未免嘲諷過甚。實在他的詞亦不盡爲「大江東去」之類，如卜算子：「缺月掛疎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楓落吳江冷」之類，他的描寫亦甚細膩婉曲。

論者歸納於蘇軾門下的詞人，有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陳師道及程垓等，而以秦七（觀）、黃九（庭堅）爲最著。詞苑叢話言：「秦少游自會稽入京見東坡，坡云：『久別當作文甚勝。都下盛唱公山抹微雲之詞。』秦遜謝。坡遽云：『不意別後公卻學柳七。』秦答曰：『某雖無識，亦不至是。先生之言，無乃過乎！』坡云：『鎖魂當此際，非柳詞句法乎？』秦慚服。」實則不僅秦觀受柳永影響，即黃庭堅亦曾受他的影響；不過觀所受柳永的影響是在所謂「銷魂當此際」的一方面，庭堅則在於引用口話的一方面。庭堅字魯直，分寧人，生於公元一〇四五年，爲起居舍人，公元一一〇五年卒，有山谷



詞。如他的沁園春：「把我身心，爲伊煩惱，算天便知。恨一回相見，百方做計，未能偃倚，早覓東西。鏡裏拈花，水中捉月，覷著無由得近伊。添憔悴，鑣花銷翠減，玉瘦香肌。奴兒又有行期。你去卽無妨，我共誰向眼前。常見心猶未足，怎生禁得真個分離。地角天涯，我隨君去，掘井爲盟無改移。君須是做些兒相度，莫待臨時，「較柳永更接近於白話而類似元人的曲子了。但庭堅的詞，亦有很琢飾典雅的，不全是那樣的。秦觀字少游，高游人，生於公元一〇四九年。以蘇軾薦，除太學博士，遷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後遭黨禁被流放，於公元一一〇〇年卒，有淮海詞。他的詞，在當時是最正則的，所以稱許的人極多，得名過於軾及庭堅。晁无咎言：「近來作者皆不及少游。」蔡伯世言：「子瞻辭勝乎情，善御情勝乎辭。辭情相稱者，惟少游而已。」試引述他的詞數首以爲證：「遙夜沉沉如水，風緊驛亭深閉。夢破風窺燈，霜送曉寒侵被。無寐無寐，門外馬嘶人起。」（憶仙姿）「山抹微雲，天黏衰草，畫角聲斷。燕門暫停征棹，聊共引離尊。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消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謾贏得青樓薄倖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染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滿庭芳）這種秀雅之詞自然比較「大江東去」及「假使重相見，還得似當初麼」爲更易得文士們的歡迎了。晁補之及張耒等人，詞名大都不及秦黃著名，補之字无咎，鉅野人，爲著作郎，亦坐黨禁被流放。張耒字文潛，淮陰人，以直龍圖閣知濶州。晚年主管崇福宮。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彭城人，爲秘書省正字。程垓字正伯，眉山人，爲軾之中表兄弟，有書舟雅詞。垓的詞，如酷相思：「月掛霜林寒欲墜，正門外催人起。奈離別如今真個是！欲住也留無計，卻去也來無計，馬上離魂衣上淚，各自箇供憔悴。問江路梅花開也未？春到也須頻寄，人別也須頻寄」